

编者 颜 汀
名家经典 散文选
怀 纪

大先生



鲁 迅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6

1

编者 颜 汀 选
名 家 经 典 怀 散 文

大先生

鲁 迅

四川文艺出版社
1997·成都

(川)新登字 007 号

责任编辑:陈 维

封面设计:任兆祥

书名:大先生鲁迅

编选:颜汀

出版发行:四川文艺出版社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经销:四川省新华书店

照排:四川联合大学西区树德电子工程公司

印刷:冶金部西南地勘局测绘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2 字数:262 千

印数:1—10000 册

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5411-1662-9/I·1468

定价:15.00 元

138601

序

1929年9月27日，鲁迅的儿子在医院出生，他始终守护在许广平的身边。

第二天他兴冲冲地走进医院房间，将一盆小巧玲珑的文竹轻轻地放在广平床边的小桌子上。此事在他当日的日记中，有明确的记载：“买文竹一盆，赠广平。”

许广平十分感动，认为这是“太好的礼物”，因为以前他也送过她许多东西，可都是书，和赠送其他朋友的一样。

鲁迅逝世后，许广平在文章中回忆此事，“文竹”说成了“松树”，并有解释：“它的针叶像刺，我明白，这是你小小的好尚……”

文竹，即云竹，枝纤细，柔弱如一抹绿云，是常见的案头清供。鲁迅精通植物学，对两者的区别多半不会搞错——通过此物，他要向爱妻表达的是一种似水柔情，一种深切抚

慰。

许广平的说法有误，而且误得很有意思，她认为这是由于鲁迅的“好尚”决定的。

那么，什么是鲁迅的“好尚”呢？

照通行的说法，这显然应该指鲁迅的硬骨头的“硬”了，而且这“硬”应无所不在。

照此逻辑，爱妻生子，不送松树送云竹，显然不“硬”，而有些偏“软”了。

这显然是一种误解。

对鲁迅而言，亲近如许广平尚偶有这样小小的误解，更遑论其他了！

许许多多这样的误解层叠起来，就形成了一种对鲁迅的文化误读。

鲁迅逝世时，林语堂作有《悼鲁迅》（本书收有此文），言辞尖刻，把这种文化误读推到一种极致：

“鲁迅与其称为文人，无如号为战士。战士者何？顶盔披甲，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。不交锋则不乐，不披甲则不乐，即使无锋可交，无矛可持，拾一石子投狗，偶中，亦快然于心。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。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：‘我死时，棺中放一剑，勿放笔。’是足以语鲁迅。”

在这种文化误读的阴影的遮蔽下，鲁迅的本相模糊了，变形了，对这座民族文化巨峰的真实面目的探寻，倒成了精神地貌学中一道艰深的哥德巴赫猜想；对它的解析，仿佛已成为现代中国人集体的“家庭作业”，永无穷尽，永无答案。

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放弃自己的努力。

最切实的工作，莫过于让鲁迅从文化误读的阴影中走出来，还他以真切而平实的世间相。

鲁迅的学生章衣萍在《枕上随笔》写道：

鲁迅说，在厦门那里有一种树，叫做相思树，是到处生着的。有一天，我看见一只猪，在啖相思树的叶子。我觉得，相思树的叶子是不该给猪啖的，于是便和猪决斗。恰好这时候，一个同事的教员来了，他笑着问：“哈哈，你怎么同猪决斗起来了？”我答：“老兄，这话不便告诉你……”

青年女作家萧红写道：

鲁迅病重时，床边上总放着一张小画片，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，在她的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花的花朵。

他有许多画，不知为何只选了这一张放在枕边。

许广平告诉萧红，她也不知道鲁迅先生为什么常常看这小画。

小姑娘马珏没见鲁迅之前，总觉得他一定是一个小孩似的老头儿，真地见了，倒觉得是一个老头似的老头儿。

.....

许多像上面这样鲜活的事例，构成了读者面前这本关于鲁迅的书的基本内容。

它的作者，或为鲁迅的亲朋好友，或为鲁迅的论敌对手，

多为亲历、亲见、亲闻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认识价值。

它的时限，断在 1949 年以前，这样既保存了一些罕见文章，又具备了某种超脱性。

它的文笔，多出自名家之手，多为名篇名作，五彩斑斓，可视为一本散文随笔佳作选。

鲁迅的学生、亲友称他为大先生。

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家中排行老大；

更因为他境界的宏大、胸怀的宽大、对世间关切的广大

.....

读完此书，也许你会猛地发现，一盏温暖的人间灯火忽然亮了起来……

目录

1 访鲁迅先生/曙天女士

(1925年1月8日《京报副刊》)

“鲁迅先生的话很令人发笑的。然而他并不笑。”——本文为中国报刊第一篇报道鲁迅真实生活的文章。

4 初次见鲁迅先生/马 珏

(1926年3月《孔德学校旬刊》)

作者为鲁迅好友之女，她想象中鲁迅作文大胆痛快，是个小孩似的老头儿，真见了觉得竟是一个老头似的老头儿。

7 枕上随笔/章衣萍

(北新书局1929年6月)

作为鲁迅的学生，章衣萍谈鲁迅养壁虎、与猪斗、抄古碑等。

9 鲁迅先生访问记/病 高

(1933年5月北平《北国月刊》)

鲁迅从上海到北平探母，学生想挽留他在北平教书，他答：“回去得找钱吃饭呀！”

14 鲁迅的孤僻/玉波

(1934年7月20日上海《时事新报》)

参加友人婚礼，鲁迅孤单闷坐，不与人攀谈。

16 雪夜访鲁迅翁记/冬藏老人

(1936年2月15日杭州《越风》)

访问鲁迅后，作者的印象是：“真的，这老人除了在文章里给人以许多忌讳外，其它是并没有什么可怕的……”

19 记鲁迅先生轶事/蔡元培

(1936年11月16日上海《宇宙风》、11月《青年界》)

作为挚友，娓娓述鲁迅学外语、抄古书、不喜音乐、人格影响等。

21 关于鲁迅/知堂(周作人)

(1936年11月—12月上海《宇宙风》)

鲁迅逝世，曾与他反目的弟弟作人写就此文，因为他认为“鲁迅的学问与艺术的来源有些都非外人所能知”，“我所知道已成为海内孤本，深信值得录存”。

38 同鲁迅先生最后的晤谈/许钦文

(1936年11月20日上海《逸经》)

临终前数日，鲁迅与自己最亲近的学生之一许钦文谈到一些身后之事。

44 哭鲁迅先生/孙伏园

(1936年11月长沙《潇湘涟漪》)

对56岁逝世的儿子，鲁迅母亲说：“论寿，56岁也不算短了；只是我的寿太长了些；譬如我去年死了，今年不是什么也不知道了么？”

51 鲁迅翁杂忆/夏丏尊

(1936年11月上海《文学》)

作为杭州两级师范时的同事，作者忆及鲁迅教生理卫生时加讲生殖系统，对学生只提出一个要求，就是讲的时候不许笑……

55 永在的温情/郑振铎

(1936年11月上海《文学》)

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和版画时，作者深切感受到了鲁迅温热的友情。

62 怀鲁迅/郁达夫

(1936年11月上海《文学》)

“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，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；有了伟大的人物，不知拥护、爱戴、崇拜的国家，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。”

64 忆鲁迅先生/〔日本〕内山完造

(1936年11月上海《作家》、《译文》)

作为鲁迅最亲密的日本友人，作者记叙了与他的多年交往和他的弥留时刻。

75 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/〔日本〕须藤五百三

(1936年11月上海《作家》)

鲁迅在临终绝笔中请须藤医生治病。须藤在此文中详述鲁迅一生病状及致死原因，并在附录中详列其病历。

82 鲁迅先生/黄源

(1936年11月上海《文季月刊》)

记大病中的鲁迅和他辞世时文学青年们的震惊。

94 一点不能忘却的记忆/巴金

(1936年11月5日上海《中流》)

为鲁迅守灵、出殡、下葬，这些成了作者永难忘却的记忆。

99 给不相识的友人们/靳以

(1936年11月5日上海《中流》)

我有一点留恋，可是我说不出来；我总记得那么一个和善的老人，

那懂尽世故而只以好心待人的长者，一个勇敢的有节气的战士，一个不苟且的工作者……

101 最后的一天/景 宋

(1936年11月《作家》)

“他们要我呼唤他，我千呼百唤也不见他应一声。”——作为妻子的许广平在丈夫逝世后的“二星期又四天”写下此文。

107 周夫人述悲怀/记者

(1936年10月20日北平《世界日报》)

鲁迅逝世，朱安夫人接受记者采访，“伤感过度，精神不佳。”

109 中国名作家鲁迅夫人访问记/介 夫

(1936年10月21日《北平晨报》)

朱安为鲁迅设灵堂。周作人谈鲁迅的“个性偏强”，并说不拟赴沪奔丧。

111 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/钱玄同

(1936年10月26、27日北平《世界日报》)

追忆老熟人鲁迅的一生，谈两人反目的原因；认为他的长处是治学严谨，观世犀利，短处是多疑、轻信、迁怒。

116 论多疑/曹聚仁

(1936年10月29日上海《立报》)

析周作人“鲁迅多疑”论之“冤枉”。

119 我所知道的鲁迅先生/沈兼士

(1936年10月30日上海《中国学生》)

以老同学的亲切眼光，记鲁迅吸烟、喝酒、吃糖、孝顺母亲、不好应酬等事。

122 一个深晚/史平（陈云）

(1936年10月30日巴黎《救国时报》)

为避暗探，作者将躲在鲁迅家中的瞿秋白转移到安全地方，因此在一深夜的晚上见到了鲁迅。

- 125 **清华文学研究会追悼鲁迅记/林青**
(1936年10月31日北平《世界日报》)
朱自清说：鲁迅永远坚持自己的意见。闻一多说：鲁迅因个性关系仇人很多。
- 128 **鲁迅的母亲说“鲁迅是气极了才骂人的”/宋舒**
(1936年11月3日北平《民国学院院刊》)
拜访鲁迅母亲，认为她“真不愧为鲁迅之母，在这样悲惨的情况下，能不哭，还是微笑着，真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。”
- 130 **忆鲁迅并及爱罗先珂/吴克刚**
(1936年11月5日上海《中流》)
鲁迅的幽默：他的包车夫把他摔在地上，两人负伤，众人慌乱，他却笑曰：世道真的变了，靠腿吃饭的跌伤了腿，靠嘴吃饭的人撞坏了嘴。
- 134 **可怜的周先生/许钦文**
(1936年12月2日上海《大公报》)
鲁迅家的女仆说鲁迅：“真是活到老做到老，做到老苦到老。”
“周先生这里，我们自己国里的人，只有几个熟识的来往，外国人却时常有不认识的来到，都是气势昂昂的，可是一到周先生面前，就变得恭恭敬敬。”
- 138 **悼鲁迅/林语堂**
(1937年1月上海《宇宙风》)
自称“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、疏离者二次”、“吾始终敬鲁迅”的林语堂，认为“鲁迅与其称为文人，无如号为战士……不交锋则不乐，不披甲则不乐，即使无锋可交，无矛可持，拾一石子投狗，偶中，也快然于胸中。”
- 141 **谨忆周树人君/〔日本〕藤野严九郎**
(1937年3月20日上海《中流》)
鲁迅恩师藤野缅怀留学日本时的鲁迅。

144 母亲/许广平

(1937年3月25日上海《工作与学习丛刊》)

鲁迅母亲不守旧、不迷信、不吝啬、不软弱，看到人们对儿子的悼念、爱戴，她自慰自解：“还好，这样子，儿子死得不太冤枉。”

149 促鲁迅先生就医信/宋庆龄

(1937年11月1日上海《宇宙风》)

“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！”“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！！”

151 追念鲁迅/〔美国〕史沫特莱

(1937年11月10日上海《文学》)

为抗议当局杀戮青年，鲁迅写文交作者给美国报纸发表，作者担心，他却说：“这几句是必须要说的。拿去发表吧。”

158 我对于鲁迅之认识/陈独秀

(1937年11月21日上海《宇宙风》)

“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，也不是狗，而是个人，有文学天才的人。”
“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，不肯轻于随声附和”。

160 鲁迅先生的日记/景 宋

(1939年2月8日上海《鲁迅风》)

“他的日记写的大约是不大不小的事。太大了，太有关系了，不愿意写出；太小了，没什么关系了，也不愿意写出。”

163 从女性的立场说“新女性”/许广平

(1939年3月22日上海《鲁迅风》)

“他的工作是伟大的，然而我不过做了个家庭主妇，有时因此悲不自胜，责问自己读了书不给社会服务。但是，我又不能更不忍离开家庭，丢下他，独自个儿走到外面做事。”

167 鲁迅先生与海婴/景 宋

(1939年8月20日上海《鲁迅风》)

“好像那雄鸽，为了哺喂小雏，就是嘴角被啄破也不肯放下他的责任似的，他是尽了很大的力量，尽在努力分担那在可能范围里尽些为父之责的。”

177 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/景 宋

(1939年10月1日重庆《中苏文化》)

“研究这时代的中国思想者，就是一饮一食，也可资参考的。”——以妻子之笔，写亡夫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等，细致而又亲切。

187 鲁迅先生与家庭/许广平

(1939年10月25日《上海妇女》)

“一个社会的战士，对家庭的注意自然相当淡薄，人的精力究竟有限，各方面周到是很难得的。”

191 鲁迅先生的娱乐/景 宋

(1939年11月1日重庆《文艺阵地》)

“如果作为挥霍或浪费的话，鲁迅先生一生最奢华的生活怕是坐汽车，看电影。”

199 鲁迅先生的私生活/景 宋

(1939年11月15日上海《现实》)

“简单一句，鲁迅先生的私生活是平民化的。”

203 回忆鲁迅/郁达夫

(1940年1月宇宙风社月书第一册《回忆鲁迅及其他》)

作为鲁迅故友知交，写出了他一生许多鲜为人知的片断，极具史料价值，又富文学魅力。

226 回忆鲁迅先生/萧 红

(1940年7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)

以女性作家的细致笔触，写出了恩师“鲁迅先生日常生活的一面”，是洞幽烛微、人情味浓郁的人物速写像。

- 262 **《鲁迅年谱》的经过/许景宋**
(1940年9月16日上海《宇宙风乙刊》)
对于许寿裳在《鲁迅年谱》中将鲁迅与朱安结婚写出,许广平表示赞同。
- 272 **鲁迅先生的蜜月/许钦文**
(1941年1月1日上海《宇宙风乙刊》)
鲁迅与许广平同居后,与许钦文等朋友一道,去杭州畅游,度过蜜月。
- 275 **庄子与鲁迅/郭沫若**
(1941年4月20日重庆《中苏文化》)
“鲁迅爱用庄子所独有的词汇,爱引庄子的话,爱取庄子书中的故事为题材而从事创作,在文辞上赞美过庄子,在思想上也不免有多少庄子的反映”。
- 295 **鲁迅先生在北京的经济情况/欧阳凡海**
(1941年4月19日重庆《新华日报》)
谈鲁迅在北京时经济上的拮据以及与周作人失和的经济因素。
- 298 **在给鲁迅先生责骂的时候/许钦文**
(1941年11月1日上海《宇宙风乙刊》)
“鲁迅先生也常常责骂我,并非因为受了我的讽刺。由于善意,他是当面同我说的。却不是平常的谈论,而是认真的责骂,用他的热情。”
- 302 **鲁迅回忆断片/荆有麟**
(1943年11月上海杂志公司印行)
1924年到1926年整整两年中,作者几乎每天出入鲁迅家中,该书所记内容不大为外人所知,如母亲的影响,鲁迅的个性、鲁迅的婚姻和家庭等。
- 316 **为鲁迅先生的遗族和藏书尽一点力吧/海生**
(1945年12月19日北平《世界日报》)

采访朱安，“她很伤感地诉述着苦况，并且说：想死又死不掉！”

318 访问鲁迅夫人/弓也长

(1945年12月31日北平《世界日报》)

报社代表读者慰问朱安，转交赠款，生活艰窘的朱安拒收，说明经济上一向靠许广平接济。

322 鲁迅与王国维/郭沫若

(1946年10月1日上海《文艺复兴》)

两人的履历、思想历程、治学方法和态度“令人惊异的相似”，不同的是鲁迅“随着时代的进展而进展，并且领导了时代的前进，而王国维先生却中止在了一个阶段上，竟成了时代的牺牲。”另外，鲁迅的朋友关系也比王国维幸运。

334 鲁迅故居/景 宋

(1946年12月21日上海《文汇报》)

许广平回到离别二十年的北平鲁迅故居，无限感伤，听表兄讲当年鲁迅轶事。

338 藏书一瞥/景 宋

(1947年1月4日上海《文汇报》)

许广平整理鲁迅北平故居浩繁藏书的详细情况。

342 鲁迅的避难生活/许寿裳

(1947年10月17日上海《时与文》)

详述鲁迅一生六次较大的避难生活。

346 鲁迅看佛经/许寿裳

(1947年10月峨嵋出版社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)

“他对于佛经只当做人类思想发达的史料看，借以研究其人生观罢了。”

349 鲁迅和我的交谊/许寿裳

(1947年10月峨嵋出版社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)

鲁迅与许寿裳终生友善，从无忤言，彼此关怀，无异昆弟。

355 鲁迅的游戏文章/许寿裳

(1947年11月1日上海《文艺复兴》)

鲁迅“偶尔弄点游戏笔墨，似乎是随便胡诌，其实还是一本正经，也足以发人猛省的。”

362 关于鲁迅先生的遗书/黄 裳

(1948年4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《锦帆集外》)

以藏书家的眼光和情怀，瞻视许广平带回上海的北平鲁迅故居部份藏书。